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復賢良科　用人不限堂除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九

高宗皇帝九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改元　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自紹聖廢制科至是始因德音下禮官講求然未有應者　金兵攻天水縣知縣事趙璧等不屈皆殺之　丁未言者論大臣用人之際當惟其賢不必以嘗經堂除為限先是呂頤浩當國患請謁者衆乃揭榜省戶曰未經堂除者不得投牒求官言者以為如此則宣政之間倚權貴之門超取顯美者皆在所収豈無韜晦自重不願為人所知者其何以來天下之士而濟艱難之業疏奏詔三省遵守　戊申江南

激俊功　復東路　分東路
張立　江西　湖西

路招討使張俊改江淮招討使後數日俊入辭頗言李成兵衆　上曰汝將全軍設為朕攻一郡若何俊曰臣朝至而夕可入也　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不能下則雖衆何能為俊大以為然　上因謂俊令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俊曰臣何為無功　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則功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悚承命　尚書省言岳鄂道遠請還隸河北復江池路為江東西路置帥司於江池又分荊湖諸司之在江南者為湖東西路置帥司於鄂鼎口馬進陷江州李成聞州已陷乃渡江入城　己酉金兵攻揚州辛亥參知政事謝克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子

命舉縣令　定履歷制　許百官旬休　夏絹折價

詔京官知縣並堂除內外侍從官限三日各舉可任縣令者二人犯贓連坐又詔不歷縣令人勿除監司郎官不歷外任人勿爲侍從著爲永法於是從官有互舉其子爲縣令者而子又皆貪贓論者惜之

龜鑑曰不歷縣不除監司郎官不經外任不除侍從嚴失舉之罰頒考課之條定內外更迭之法而命官之道得矣

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宰執因奏事 上曰一日休務不至廢事使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休務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朝夕何補也 戊午戶部侍郎孟庾言兩浙路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

錄趙普子孫

詔封太祖後

詔奉行寬恤事

范旺死賊

萬餘匹半令輸價錢每匹兩千從之　庚申銀青光
祿大夫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詔趙普佐命元
勲視漢蕭何宜訪其子孫量才錄用。辛酉手詔曰
朕念　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　神祖詔封
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世世勿絶乃至宣和之末以
太常禮部各有所主依違不决使安定之封至今不
舉朕甚閔之有司其上合襲封人名遵依故事施行。
　癸亥詔比降德音寬恤事件州縣自宜悉意奉行
違者監司按劾御史臺察之　初順昌盜余勝等作
亂土兵陳望與射士張衮謀應之軍校范旺叱之曰
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爲

更禁衛名皇城司　得御將衛　日有黑子　秦檜怒孫覿啓

虐是無天地也况黨怒剔其目而殺之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又殺之後爲立祠號忠節

二月庚午改行宮禁衛所爲行在皇城司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言士大夫自衛信來者皆稱張俊軍行極整肅　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六七人矣范宗尹曰臣已以書奬其美　上曰待亦作詔勉之立功俊心忠謹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守曰陛下深得馭將之道　己卯日中有黑子　辛巳禮部尚書秦檜參知政事龍圖待制孫覿時知臨安府以啓賀檜有曰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

復秘書省

張浚竄曲端

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檜以爲譏已始大怒之　壬子日中黑子消伏翌日范宗尹進呈因言故事當避殿減膳令人情危懼之際恐不可以虛文操動羣聽望陛下修德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義當罷免　上曰日爲太陽人主之象豈關卿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民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至爲災也　丙戌復秘書省仍詔監少不並置置丞郎著佐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聞吳玠馬軍倒那坐擁重兵更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持

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地近先至授參議官浚徐念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半道但復其官移恭州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事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端深乃盛言端反有實跡者十秦鳳副總管吳玠亦懼端嚴明譖端不已庶因言于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丞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爲端訟冤浚亦畏其得衆心始有殺端意矣

王曲不容 庶端相

壬辰雨雹　癸巳翰林學士汪藻上馭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大略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廟堂者具瞻之地令諸將率驟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又

汪馭三 藻將說

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則諸將在焉且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則利於公不利於私者必不以爲可行便於已不便於國者必不以爲可罷欲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儀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 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之餘則分既正而可責其功矣何難乎弭盜何憂乎遏敵哉至於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今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痛加裁損庶乎其可爾外之可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軍中之泛取又言自古以兵權屬未有不貽患者今

諸將詆文臣

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以漸消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藻有是言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作論以詆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淮南之地為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兩塗若冰炭之

不相合矣　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即置司州類省試自是行之至今　宗維既得關中地遂悉割以予偽齊關陝之陷也士大夫守節者甚衆　三月戊戌朔自駐蹕南京以來軍士日給百錢比數十日一犒設前是水軍統制官崔增以其衆萬有千二百人降于呂頤浩頤浩始用舊法按月支糧及料錢於是增一軍月費錢四萬四百緡米七千五百斛視五軍所給月省萬五千餘緡　庚子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壬寅　上謂輔臣曰浚放罪詔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後見其過即

信用張浚

魯詹止盜利害

五更初覽奏報

不用戚里管軍

重譴之浚未有失安可罷也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須得勝浚者乃可易 上曰有才而能辦事者固不少若孜孜為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浚乃得安 甲辰福建轉運判官魯詹條具止盜利害請擇令尉罷免行錢糴米賑濟減殘破縣分上供銀上諭輔臣曰詹所奏切中時病皆可施行 上因言朕每日五更初盡覽諸處奏報比明所覽略盡乃出視朝蓋 上勤政如此 丙午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王宗湮復忠州團練使以赦敘也 上曰宗湮自可用但當時用非所宜兼戚里不當管軍張守曰祖宗時亦有戚里管軍者 上曰要是擇才只令諸

張俊復筠州

張俊破李成

戚里豈能管軍范宗尹曰誠如聖訓　庚戌江淮招討使張俊復筠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其將馬進在筠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之必矣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荅狀以驕之敵謂俊為怯戰俊諜知彼稍怠乃議行岳飛請自為先鋒楊沂中由上流逕絕生米渡出其不意遇其先鋒擊破之乘勝追奔前一日至筠州進出軍背筠河先守要地沂中語俊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當其前沂中乃將騎數千與陳思恭分為兩道同出山後俊嚴陣以出鏖戰至午精騎

張榮敗敵

自山馳下敵駭亂退走大敗之後遂復筠州臨江馬進復還江州與成會俊整兵追之　壬子先是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左監軍昌以舟師犯榮水寨榮□□□□載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謂其衆曰無慮也金人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岸我捨舟而陸殺棺材中人耳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陷淖者不可勝計昌收餘衆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壻盆輦俘馘甚衆榮聞劉光世在鎮江乃遣人願聽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榮知泰州　初淮南恩州陽江縣田鹽縣有潮水所

浸田一頃二十四畝提舉鹽茶司募民墾之置寨六
十有七歲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淨息錢萬九
千餘緡遂命官領其事後二年又增萬二千緡　甲
寅詔罷免行錢州縣官市買方物知民間之直違者
以自盜論始用魯詹之言也先是改元德音已減閩
中上供銀三分之一是日又減建劍州銀半分令福
建轉運司兌糴米二萬斛充賑濟　初河間府免解
進士李季集天文諸書號乾象通鑑季寓居婺州乃
命本州給札上之　自渡江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
衣何克忠獻　太祖實錄國朝寶訓後八九年而國
書始備　己未張俊捷奏至上諭輔臣欲赦李成軍

志在一統　却孔彥舟獻玉　張俊復江州

中脅從者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　上曰
祖宗基業宏固偶値多難故劉豫李成等輩跋扈猖
獗或謂止於淮上作藩落朕甚不取要當以次收復
須一統乃已耳　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言於
潭州池中得美玉可爲御寶乞遣人宣取詔御寶已
足備兼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所用其毋進
甲子始下詔罪狀李成募有能斬首及獲成者除節
度使賜銀萬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從者初馬進
既敗江淮招討使張俊追之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
元據草山設伏俊熟視見山險路狹乃遣步兵從間
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遂至江州　進拒戰不勝絕江

張俊鐵山軍

盡失陝西地

而適乙丑浚復江州統制官楊沂中趙密引兵追擊又大敗之成復還蘄州自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本司參謀官王庶知興元府兼利夔兩路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留統制官王宗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庶守時敵騎已破福津縣同谷迫武興浚遂退保閬州於是盡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廩乏絕師旅寡弱庶募民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月有衆二萬　夏四月庚午尚書戶部侍郎孟庾請諸路無額錢附經制起發從之於是通用鈔旁定帖文

增七色經制錢　復合祭天地　留意軍器　上供折納

賣糟等錢凡七色　甲戌詔修日曆　丁丑刑部尚書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于明堂奉　太祖　太宗以配天庶幾禮專事簡從之天地復合祭自此始　戊寅張俊捷奏至　上謂輔臣曰兵既精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留意朕計五軍見甲已四萬范宗尹曰得十萬粗足　上曰可足成之財固當惜然於此不宜吝也　庚辰　隆祐皇太后崩于行宮之西殿　壬午詔江浙諸路上供紬絹半折見緡三千仍易輕賚赴行在　辛巳進呈程俱劄子名臣列傳止是節本合與不合錄呈　上曰初止令進　畧

守茶鹽法

朝實錄蓋欲盡見　祖宗規模此是　朕家法要得
遵守既退范宗尹已下歎仰者久之
臣留正等曰帝王之道雖同其法則不必同忠質
文異制同歸于治蓋因時制宜各自為一代之法
夏商周之子孫得以憲于先王傳世數十而長久
者也　太上皇帝欲盡見　祖宗規模且曰此是
朕家法要得遵守則是中興以來致治之效皆由
於此今日尤當率循而不忘也
癸未桑仲陷鄧州殺知汝州王俊　丁亥詔榷貨
務遵守茶鹽見行成法不得毫髮改更務令上下孚
信入納增廣　宣撫處置使張浚殺曲端于恭州端

張浚殺曲端

既爲利夔制置使王庶所譖知渭州吴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爲用恐玠不自安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縶之維之糊其口爇之以火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西人以是益非浚然議者謂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端一搖足秦蜀非朝廷有雖殺之可也

許亭户折税

龜鑑曰趙哲之誅孔明之誅馬謖也曲端之不用亦孔明之不用魏延也至於殺之太過矣況曲端威望敵人素懾富平之戰詐立端旗猶足以懼之則端之死為可惜也然殺曲端而失關陜浚之過也用吳玠而保全蜀浚之功也

乙未詔臨安府秀州亭户合納二税依皇祐專法計實直價錢折納鹽貨先是兩浙轉運司以罷給蠶鹽令輸本色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奏亭户以煎鹽為生未嘗墾田於是申明行下　五月己亥主管江州太平觀李彌孺勒停初范宗尹薦彌孺使領營田遂召赴行在而右諫議大夫口確奏彌孺淫汙狡口

知小人不可用

媚事朱勔宗尹曰固知弼孺小人然但欲使之勸耕故有此命　上曰君子易疎小人易親不知者無知之何既知弼孺小人安可不疏今日知田事者應別有人可勿召也弼孺怨上疏訟確所言誣誕故有是命

臣留正等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邪正一辨賢人君子常聚於本朝而憸佞小人不容倖進以害治道一或涇渭不分牛驥同皁則邪正雜揉往往生事以産亂天下可得而治乎　太上皇帝宣諭輔臣深戒小人之勿用蓋邪正辨則朝廷治天下不足以理矣治道要務孰有先此者豈特垂訓

不數犒軍

刻中興寶

論學問

輔臣而已哉眞足以昭大訓於無窮也

辛丑御筆犒賞諸軍一次范宗尹奏自犒賞後已近五旬 上曰朕不欲數犒凡三月可省一次令財用止出東南數十郡不免痛加節省若更廣用竭民膏血何以繼之宗尹等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下幸甚 癸卯 上出大宗中興之寶及 上皇所獲元圭以示輔臣寶口上新刻者其王明潤視定命寶猶大半分 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中叙董仲舒王吉之言末以章句書藝為非帝王之事上曰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爲惡所當

和尚原之捷

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　秦鳳經略使吳玠及金人烏魯折合戰於和尚原之北敗之時金主晟之從姪没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兩道入攻没立自鳳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尚原玠與其弟統領官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問隔絶軍儲匱乏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客陳遠猷夜入告玠遂召諸將厲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爲備益力是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擊之四戰皆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敵棄馬遂敗去後三日没立自犯箭筈關玠遣別將擊之二將卒不能合又五日敵移寨黄牛嶺會大風雨雹翌日引去張

捕李
敦仁

復試
職館

召

執郭
仲威

浚錄其功承制以玠爲明州觀察使璘爲康州團練使擢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統制和尚原軍馬　丙午江東安撫大使司奏捕虔賊李敦仁獲捷時呂頥浩猶在告參議官李承造以聞　上曰頥浩大臣義當體國江西盜賊非張俊未易辦頥浩須少推之如廉藺相濟乃可可趣令視事李回請上親札富且柔又亡遣中使撫問　上從之　詔承議郎范同宣教郎勅令所删定官劉一止修職郎王洋並召試館職初復故事也　郭仲威爲劉光世所執仲威與李成有舊欲往從之又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前軍統制王德手擒之　己酉詔以米價貴諭積粟之家能

納粟補官　死囚降等　三衙無兵　斬郭仲咸　選育宗子　對修政和嘉祐敕

糴三千斛以上補官有差　辛亥詔以道路未通諸
路死囚應奏讞者權令降等斷遣　郭仲荀權主管
殿前司公事自巡幸以來三衙實無兵名存而已
邵青以舟師犯太平州　癸丑詔斬郭仲威於平江
市先是仲威焚掠平江故就誅之　甲寅趙令懬知
南外宗正事　上命令懬往泉南選宗室子育之宮
中故有是命　戊午權工部侍郎兼詳定重修勅令
韓肖胄言對修政和嘉祐敕成　復置太府寺丞以
承奉郎章億為之措置印給茶鹽鈔引　沅州言本
州自熙寧末為郡始創營田招置弓弩手四千人靖
康調發往往不歸令軍食窘急乞以闕田募民承佃

復太府丞　招沅州弓弩手　拘雇甲頭錢

招補弓弩手二千人餘助歲計從之先是鼎澧辰沅靖諸州以地接蠻猺溪峒故熙豐間排置弓弩手五郡合萬三千人散居邊境教以武藝無事則耕作自贍有警則集而用之最爲利便後全軍調發應援河東或死或亡其法浸廢矣　朝散郎呂安中言舊官給錢募戶長催稅近已差甲頭宜椿其雇錢用助經費詔諸路提刑司拘收赴行在既而言者以差甲頭不便者有五於是甲頭不復差而耆戶長役錢因不復給　己未祕書少監程俱言見修日歷乞下諸州搜訪建炎元年以後邸報及所被受朝旨文字仍於中外臣僚先且取會二年事實應曾任宰執至行在

荆南營田之始

鬻承直以下官

職事官有日歷合載事件如政事弛張臣僚黜陟刑賞征戰凡所見聞或私自記錄或親承聖語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詔敕與公案官文書之類並令謄實抄錄回報以憑修纂從之　辛酉荆南鎮撫使解潛言所管五州絶户及官田荒廢者甚多已便宜辟宗綱權屯田使樊賓副使募人使耕分收子利詔以綱爲鎮撫司措置營田官賓爲同措置官渡江後營田自此始其後荆州軍食多仰給於營田省縣官之半焉

壬戌范宗尹等以國用不足奏鬻通直修武郎已下官　上曰不至人議論否張守曰　祖宗時亦嘗有此第止於齋郎李回曰此猶愈於科斂百姓　上

曰然大凡施設須可行於令可傳於後即善耳其後遂止鬻承直郎以下官　邵青受劉光世招安太平州圍解　癸亥初馬進既爲張俊所敗而李成猶在蘄州至是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憧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俊率衆攻險賊徒奔潰進爲追兵所殺成遁去以餘衆降僞齊　六月己巳初鬻承直修武郎以下官承直二萬五千緡修武四萬五千緡　乙亥張琪犯宣州　戊寅言者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得已當爲攘却恢復之圖須歲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而北比宰相黃

言者論戰守事

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食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呂頤浩之過也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卒大臣復欲棄土地遺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檝戰守之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馴擾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搬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賜措畫詔三省樞密院措置　辛巳詔越州上虞縣丞婁寅亮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寅亮之書曰先正有言

婁寅亮言儲貳

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　章
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　仁宗皇
帝感悟其說詔　英祖入繼大統恭惟陛下克己憂
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
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識者寒心欲望陛下於伯字
行下遴選　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
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　宣祖　太
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
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疏入　上讀之大以歎
寤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從而薦之遂有是命　壬
午張琪犯徽州　甲申邵青復叛引兵趨江陰　戊

子　上謂輔臣曰昨令廣選　藝祖之後宗子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嶷且令歸家俟其至泉南選之右僕射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　上曰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閔朕若不取法　仁祖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自昔人君惟堯舜能以天下與賢其次惟　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聖明獨斷發於至誠陛下爲天下遠慮上合　藝祖實可昭格天命參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皆以其子不肖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以傳序　太宗此過堯舜遠甚　上曰此事亦不難行秖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

選立伯字行

令劉光世汰兵

伯字行中選擇庶昭穆順序發書樞密院事富直柔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第恐令應不足以奉承　上曰且令廣求須自選擇參知政事秦檜曰須擇宗室閨門有禮法者　上曰當如此直柔曰宮中有可付托否　上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宗尹曰陛下睿明審慮如此宗廟無疆之福

辛卯輔臣進呈言者論劉光世軍中冗費　上曰光世一軍蒐汰冗雜約留兵幾何可以贍足范宗尹曰令月給錢十六萬緡米三萬斛若留精兵三萬人且汰其使臣之罷軟者可以足用　上曰俟作手書與之如家人禮直示朕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

翌日遣睿思殿祗候羅曹賜光世手書諭指仍以玉帶賜之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九

祥瑞
卻瑞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

高宗皇帝十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秸生穗爲瑞
奏之 上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
萬鐵騎乃可爲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潛邸時梁間有
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主此奇怪事
輔臣歎服

臣留正等曰天人之際相與至密國家將有失道
之敗則有災異以爲之譴告然則政教之修明中
和之浹洽亦豈無符瑞以示其嘉祥乎然而古人
於災異則深警懼之於符瑞則重黜絕之何哉知

其有災異則戒信其為符瑞則怠人之常情也去其怠而謹其戒則所益不知其幾何不然則徒以自慢而已矣益哉此春秋所以記異不記瑞而柳宗元正符所以謂不于其天于其人也　太上皇帝屢闢祥瑞之說至此乃以朝廷有賢輔鐵騎為言豈非所以示其重黜絕之意歟

龜鑑曰其於奉天也深思政事以盡畏天之誠靜坐內省以求荅天之意彗出井度則深以天下為憂癸未風雷則深以邊方為慮久雨則詔求言大雪則詔決獄枯桔之生可稱也吾瑞鐵騎而不瑞枯桔麟鳳之獻可喜也吾寶賢能而不寶麟鳳獻

川始除教官　封安定郡王　復天文局學生

芝草則斥獻甘露則貶於是而無喜祥瑞惡變異之失

庚子新知澧州吳章爲潼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置宣撫司後四川監司以教除者始此　辛丑皇伯令話爲寧州觀察使封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爭襲封久不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言燕王　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令話德昭元孫也　壬寅申命有司討論濫賞　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五十人天文局十人　甲辰詔祕書省長貳通修日曆　丙午金左將軍昌自宿遷北歸昌過東平僞齊劉豫不出迎使人言於昌曰豫今爲帝矣若相見無

劉豫得罪于金
贈謚劉摯
范宗尹罷

拜之禮昌慫責之却其獻豫遣僞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昌卒不解 辛酉故追復觀文殿學士劉摯贈少師後謚忠肅 呂頤浩督諸將與張琪戰于饒州城外大敗之琪走浮梁縣復還徽州 癸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初宗尹旣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 上批朕不欲歸過君父歛怨士夫可日下寢罷宗尹堅以爲可行即日求去 上曰天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尚許言者極論若遂沮遏秖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誰有損始宗尹之建議也檜力賛之至是見 上意堅反以此擠宗尹遂

免討論濫賞　頒敕令格式　論王安石罪

召翰林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詔書而持必于下於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命吏部審量而已　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對修嘉祐政和敕令格式一百二十二卷看詳六百四卷詔以紹興重修敕令格式為名自來年頒行　己巳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後四日以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　庚午直龍圖閣沈與求試侍御史　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與求對曰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

不錄胡唐老功　引試法官　命追贈黨籍

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楊雄名世大儒乃爲劇秦美新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於漢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是其心術已不正矣施之學術遂爲曲說以惑亂天下士俗委靡節義凋喪馴致靖康之禍皆由此也　壬申吏部員外郎胡世將奏其兄唐老靖康中嘗建議除　上爲大元帥且爲之請謚　上曰當時之事亦偶然耳何功之云張守等退而歎曰大哉王言　癸酉初命大禮後引試刑法官自渡江久廢至是舉行　乙亥　上諭輔臣曰黨籍至今未畢卿等宜爲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昭著宜即褒贈乃贈夬直龍圖閣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
沈與求言守擧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簽書樞密院事富
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蘇
軾特贈資政殿學士　丁亥參知政事秦檜守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
旣免相位久虛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
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故有是
命　戊子贈張舜民寶文閣直學士程頤任伯雨並
直龍圖閣　制曰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
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

程頤制詞

諸將以文資蔭子

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賊禍於斯文甚矣尔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為而逆所未為則高明自得之學可行不疑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尚其明靈克享此哉

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以明堂恩澤為子忠翊郎閤門祗候亮易文資許之諸將以文資祿子孫蓋自此始於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已任孫正平為班行既而亦請復授遂以為例

庚寅提舉臨

李綱復職　汪彥伯宮觀　江帥東復舊治　不爵以示私恩

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資政殿大學士　辛卯右司諫韓璜論新除江東安撫大使汪伯彥爲相誤國不當用不報疏再上　上曰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朕亦安得而私乃詔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職如舊秦檜之少也嘗從伯彥游學至是伯彥雖罷帥而再得職名蓋檜力也　九月甲午朔中書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　祖宗分道置帥之意詔江東西路帥臣復還建康府洪州舊治　乙未益州觀察使章淵求差遣　上曰淵以　宣和皇后季弟義當訢睦然其人素不循理難以出入禁闥故斥遠之朕不敢以公爵示私恩密院可與一遠闕恐居官有過難以

强盗不貸死

贓官吏不帶左右

定賢良科式

行法已而以淵爲福建路副總管　戊戌刑部奏軍士黄德等刼殺案目其從二人倬于岸次刑寺欲原死　上曰强盗不分首從此何用貸朕居常不敢食生物懼多殺也盗於此時須當殺以止殺　己亥詔文臣寄禄官依元祐法分左右字贓罪人更不帶以示區别用樞密院編修官楊愿請也其後選人亦如之

是夜雷　甲辰禮部言自令應賢良方正科乞並用從官三人薦舉不如所舉者坐之故事閤試六題以五通爲合格及是侍郎李正民員外郎王居正言令復科之初使士大夫徒能記誦義疏亦無補於用欲權罷義疏出題外餘如舊制詔兼於義疏出題仍

以四通爲合格　乙巳詔百司稽違許御史臺六察官彈奏以侍御史沈與求援元豐故事有請也　丁未尚書省請下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兩浙之衢婺明湖州平江府江西之虔吉洪撫州各共千五百福建千二百饒信州八百逐州令通判一員董其事所費以上供折帛錢支從之　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　太祖　太宗並配赦天下時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草赦文有曰上蒼懷悔禍之心羣策竭定傾之力六師奏凱九廟成功爰舉宗儀聿修大報上以令大不悅　癸丑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呂順浩復相

甲寅初　上以席益草赦文夸大惡之會益草呂頤浩復相制有曰朕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難工尤不喜乃出益知溫州

臣留正等曰詞翰之職所以代王言詞翰雖成於人臣之手而其所以為言者若出於人君之口則為得體若其夸大而稱美則是人君自大而自美也豈理也哉然而人之常情莫不好大而悅美故人臣之為是言者亦或不以為非今　太上皇帝以赦文夸大為悖咈朕心而以麻制兼創業守文之言皆以為太過黜當時詞翰之臣以見其心之所不然者其為謙抑也至矣豈常情之所可度哉

措置河南屯田　呂頤浩用敘京畿門人

戊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范宗尹落職侍御史沈與求言宗尹十九罪故有是命　己未尚書省言近給賣新告價直太高變轉不行乞減修武郎爲三萬緡承直郎爲萬五千緡從之　庚申初措置河南諸鎮屯田侍御史沈與求亦言今欲因沿江荒閑之田募人屯耕用爲雜落兼資儲餉此誠計之得者乃陳屯田利害爲古今集議上下三卷　詔付户部後亦未克行　冬十月乙丑詔自今應京畿門人實有才能者公舉而器使之庶幾人人自竭以濟艱難之運時呂頤浩爲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畿之門恐爲言者所指乃白　上下此詔焉　參知政事李回不

貶朱勝非　再招安邵青　置行在宗司　廖剛論帝王學

爲呂頤浩所喜力丐免罷爲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丙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朱勝非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侍御史沈與求論勝非避事辭難故貶　己巳浙西統制官王德以黄牓招安邵青旣而降之　庚午戸部尚書孟庾參知政事　壬申詔行在置宗正一司將内外宗司分寓廣潮泉三郡　上以行在宗子無統屬之人故有是命　甲戌尚書吏部員外郎廖剛守起居舍人剛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覧羣書亦可謂之好學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因援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與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

和尚原再捷

福羣生矣　乙亥陜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吳玠及金人戰于和尚原大敗之初宗弼會諸道兵及女真兵合數萬人謀入代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强弩與戰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繁密如雨敵稍却則以奇兵邀擊斷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得其麾蓋自敵入中原其敗衄未嘗如此也於是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宗弼既爲玠所敗始自河東還燕

印見錢關子

范汝爲據建州

山左副元帥宗維更以陝西副統撒離曷爲陝西經略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　壬午尚書省言近分撥神武右軍往婺州屯駐合用錢理須措辦緣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搬契勘便錢之法自祖宗以來行於諸路公私爲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務經久致失信於民令來軍興調度與尋常事體不同理當別行措置詔戶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榷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爲優潤有僞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張本于此　范汝爲入建州遂據其城　甲申初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籍興元府興洋州諸邑及三泉

興洋諸縣義士　三衙不用戚里　越州火　録張九齡後　録程頤後

縣強壯號曰義士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日閱武於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數萬其後合興洋三泉四郡義士至七萬人至今不廢　乙酉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言　祖宗時三衙用邊功戚里班行各一人蓋有指意　上曰參用戚里固　祖宗法然窒礙處多恐不可用　戊戌行在越州火燔民居甚衆

己丑録唐宰相張九齡十二世孫昭爲泉州口學

壬辰録程頤孫易爲分寧令後五日又官其家一人

十一月乙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胡安國試中書舍人兼侍講秦檜薦之也　丁酉承事郎王趯充廣西經略司幹辦公事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及收買

秦檜薦胡安國　復提舉買馬　詔移蹕臨安　婁寅亮除察官

戰馬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議者謂嶺外於西南夷接境有馬可市時已罷買馬司以帥屬領其事工部侍郎韓肖胄言戰以騎兵為勝令川陝馬綱不通而廣右隣諸蕃宜即邕州置官收市專責成功故復置官提舉　戊戌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先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令國步多艱中原隔絶江淮之地尚有甲兵駐蹕之地最為急務要當使號令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至是遂定移蹕之議　參知政事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副之　己亥宣敎郎婁寅亮守監察御史以其言宗社大計也　辛丑太

常少卿趙子晝請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明年乃成凡八十六篇爲二十七卷　子晝又言每歲春分日祀高禖自巡幸不行至於祓無子祝多男以係四方萬里之心蓋不可闕望自來歲舉行從之　乙巳迪功郎陳剛中上書論令民力凋瘵國用匱乏而冗食之官衆不急之務繁行在之局務可省併者三分居一而州縣冗食尤可怪駭以月計之不知所費緡錢幾百萬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蠹耗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願罷冗食去虛文以足邦用上召對改合入官所陳令三省措置　言者論浙西科斂之害以爲均買度牒勸諭官告下戶貧民皆以

論浙西科斂　許越訴贓吏　戮張琪　陳規營田法

困之不支糴錢強令輸粟號曰均糴又別立一名曰
借糴復計頃畝以月科數上下相蒙名曰健吏若今
盜賊幾半天下豈天下之人皆跖之徒哉願詔重科
數之罪嚴貪墨之法庶幾人心未叛天命未改詔本
路漕司究實　知夔州虞沇言近歲州縣之吏多賄
敢者望自今命官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其監司不即
按治者重行黜責從之　磔張琪于越州市　丁未
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奏本鎮營屯田畫
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規與羣盜屢戰
羣盜稍息規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
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

谷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爲保寨
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
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
之使從軍凡民户所屯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
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爲永業流民自
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
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畫既具乃聞于朝詔嘉奬
明年下其法於諸鎮使行之　庚戌同知樞密院事
富直柔守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壬子手詔曰
朕仰瞻坐思雪神人之大耻不有濟濟多士寘我周
行則不能也且已雖賢不若薦賢之爲愈近得陳襄

詔舉所知

薦章草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審如所薦斯爲盛矣今宣示百辟卿士各舉爾所知應內外侍從須三人以上在外令三省鏤板行下諸監司郡國郡國備錄申牒諸寄居到（限五日具名同）罪保舉繳連以聞舉得其人當受上賞毋以先得罪於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爲嫌

臣留正等曰臣誦周詩而知安天下之本觀孔子之言而得廣求人才之要文王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武王之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成王之詩曰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故成周治效致兵寢刑措而國祚過八百年之永者本於

惡周杞濫刑

此三詩而已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自昔論求才者多矣語簡而曲盡其要無過此一言者今　太上皇帝詔曰方仰瞻雪恥不有多士寘之周行則不能也此蓋深得文武成王爲治之本詔又曰己雖賢不若薦賢之爲愈因舉陳襄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跡草宣示羣臣使之各舉所知則與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是衆精會神相與協成三十六年中興之治蓋本於此詔而已嗚呼大哉

甲寅　上曰周杞任情喜怒不免濫刑以故言者紛紛凡當官者小過失未有害唯濫刑爲當懲闢杞守

寬失火罪

常州數濫殺人豈得不治　朕曰聽斷若任情殺人豈不可邪顧恐非理爾輔臣將順聖德退而記之以垂訓萬世

臣留正等曰兵刑一道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凡以禁暴而弭亂也唐虞之治不能無蠻猾姦宄之變命咎繇作士刑期無刑而已矣　太上皇帝推不嗜殺人之心於其大者既敬且戒則其小者不論可知也刑一無罪殺一不辜豈不傷好生之德乎此酷吏所以不免也

乙卯紹興府奏百姓路榮失火罪狀　上曰此災不細恐是天戒不專為榮罪其杖遣足矣　丁巳曰

南至命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祀昊天上帝于告成觀初復舊禮也　辛酉僞齊秦鳳經略使郭振掠白石鎭宣撫司選鋒將王彥等併兵禦之賊兵大敗振爲官軍所獲遂復秦州　壬戌監察御史劉一止言伏見尙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類以人吏省記便爲予奪欺弊何所不有伏望改差詳定一司敕令所立限刊定鏤板頒降庶幾杜絶奸吏弄法受賕之弊詔如其請既而廣東轉運司以元祐吏部法來上乃命參以七司所省記元豐至紹興條例參酌修立再踰年而後成云　十二月甲子朔詔直徽猷閣黃叔敖文學吏事皆有可觀恬退之節士夫推重

公族始為從官

請復湖田

可除給事中令所在以禮劄遣赴行在　乙丑太常少卿趙子晝權尚書禮部侍郎本朝以公族為從官自子晝始　丙寅詔依　祖宗故事復置樞密都承旨以兩制為之　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諸郡湖田詔户工部取會聞奏初明越州鑑湖白馬竹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海旱澇則遞相輸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間樓异守明王仲嶷守越皆内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為田其租米悉屬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税不可勝計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令趙不摇以為便遂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而他未及也

紹興府火

論科配之害

申嚴科斂之禁

辛未夜行在紹興府火　壬申言者論今日為百姓甚害無如科配一事常賦之外一歲之閒至五七次望令後除依法催科以備軍期外自餘非泛科抑一切停罷詔戶部勘當戶部侍郎柳約言遇災傷及經兵破難以不放逋欠外若實因軍期需索亦有許收量添酒錢應副或因軍期所需多科其數別作支用昨降旨以自盜贓論望依累降指揮施行從之時議者又言朝廷之上喜徇　祖宗愛民之良法而諱言今日科斂之大害如旱稻未熟而借冬苗春蠶未畢而催和買富民鬻田舍下戶質子女籲天不聞誠宜嗟閔伏望明詔大臣繼自今勿以科斂為諱而特

坐擧礙格官罷

詔蠲積欠

加條畫申飭監司俾不得加數棓尅因事侵漁詔申嚴行下　乙亥初詔內外侍從官擧縣令中書記名以次除授而言者以爲所擧多親舊或罪累礙於銓選之人乃命吏部參攷其負罪礙格之人並罷仍坐所擧官　丁丑手詔略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葢姦贓之吏無邺民意及煩王師而軍須不免又取於民困循展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爲盜不可得也可將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形勢户及公人外一切蠲除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迫脅州縣巧作催科者並除名令御史臺糾察多出黃榜曉諭又詔三省備坐祖宗朝眞決贓吏舊制鏤板行下自令有犯依法行

添職事職官錢

復廣東茶鹽司

遣仍籍沒家財　上以軍興民困吏緣爲姦故盜賊蜂起乃下此詔焉　以岳飛爲神武副軍都統制仍以所部屯洪州時飛遣其甥婿高澤民至紹興乃詐爲飛狀乞都統制或總管職事飛皇恐自辨詔諭以出自　上意仍鑄印賜之　曹成據道州　戊寅以彗出會稽許臣民實封言事　詔行在職事官人添職錢十千　辛巳復置廣東茶鹽司舊淮南鹽息歲收六百萬緡自軍興淮南道梗許通廣鹽於江湖諸路而二年半入納才七十萬緡至是江湖鹽價每斤爲七八百錢議者以爲利厚而冒販者多故復置官提舉　戶部侍郎柳約復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

復增諸路酒錢　諫官置局　不殺贓吏

二千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司樁管餘備軍費從之
　初監察御史婁寅亮既陳宗社大計尚書右僕射
秦檜以寅亮富直柔所薦惡之使言者論寅亮宣和
中父死於敵匿不發喪壬午詔大理寺劾治　甲申
右司諫方孟卿言　祖宗故事諫官置局於後省號
爲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　祖宗以諫官
居之不無深意令行在諫院許於皇城內建置未有
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
相近置局　丁亥言者請贓吏當死者勿貸　上曰
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顧贓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
豈忍遽置縉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　閤門宣

罷潘永思　復銓試法　賜陳東家錢　冬寒賑給

□□□潘永思追一官坐爲人市恩澤也先是大理推治事連永思　上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命罷職就逮　戊子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和尚原勦殺金兵是日呂頤浩等進呈浚奏剳言爲水運以給西軍　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因奏去年論浚者紛紛賴陛下保全得以安跡萬一有功實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　上因備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爲若聽浮言則事將俱廢頤浩檜出至省府未食捷奏至　上大喜　壬辰詔自今春試選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如故事後不果試明年秋乃克行之　賜陳東家錢

和糴　軍儲　交阯　陽煥　立

五十萬　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府居民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亦如此例　初命戶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軍儲　南平王李乾德薨子陽煥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

詔復賢良科

給俸養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

高宗皇帝十一

紹興二年春正月癸巳朔 上在紹興是日從官以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乙未詔諸路死囚應讞者道路已通處依舊法奏按未通處許酌情減降如舊

上語及禁戢贓吏呂頤浩曰贓吏侵漁不可不禁然州縣官依條格合得請給宜按月支與使之食足然後可以養廉隅 上曰然輔臣因進呈諸路公使庫支給外縣官供給條格詔申明行下

臣留正等曰富而後教聖人之心也衣食足知榮

韓世忠平范汝爲

辱衆人之情也令使仰事俯育且不給而欲以刑法毆之於禮義教化之不克成宜哉 太上皇帝將大治贓吏則先足其供給誠得事理之序比年以來州郡經費不支爲吏之奉有至數月不給者天下賢人少而庸人多方責其廉而勢或使之鮮廉誠不可不察也

丙申福建江西荆湖安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是世忠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鋭欲世忠少留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辛丑世忠拔建州初范汝爲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對樓雲梯火砲□□□之凡六日賊衆稍怠夜官軍

李綱活建州民

梯而上城遂破賊衆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汝爲竄回源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衆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爲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師還父老請祠之世忠曰活尔曹者李相公也 壬寅 上

御舟發紹興至錢清堰乘馬而行丙午 上至臨安

戊申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蘇易乞以奉化縣界

非軍功不遷横行

把截所轉一官於階官上收使許之自　政和初改官名以郎大夫易正副使由是武功大夫率徑遷横行至是横行凡數百千人中書舍人程俱力論其不可且謂　祖宗之制自閤門副使至内客省使爲横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列蓋横行恩數多類從官以元豐三年班簿考之横行共二十二人如种諤韓存寶劉昌祚姚麟之徒皆一時名將故　元豐官制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禄官易之蓋有深意今文臣之爲庶官者率不過中大夫而武臣乃遷横行此何理也望自今非軍功勿遷從之　己酉江淮發運副使宋煇知臨安府　丙辰詔見任郎官以　建炎以來未

引對
郎官

經工殿者並引對吏部侍郎李光言方艱難之時朝
廷廣收人才兼收議論郎官最號高選其間豈無英
傑之士可備大用乃不令一覲清光廉退之士固難
於自進故有是旨　丁巳右司諫方孟卿言近權戶

口限
議改田

部侍郎柳約請推　祖宗限田之制凡品官名田數
過者科數一同編戶令郡縣之閒官戶田居其半而
占田過數者極少若以格令免科需則專取於民必
致重困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體國豈可厚享
占田之利望寢前詔勿行從之　乙卯詔輔臣以邵

簡三
部放盜
曲

青單德忠李捧三盜就招卿等速汰其衆留精銳堪
出戰之士萬人中不過三千人可留宰相呂頤浩秦

禁傳挾私鹽

檜都統制張俊被旨揀放青等有衆二萬三千其疲老不任披帶者皆釋之所存七千一如　上所料

臣留正等曰　世傳漢高帝預知吳王濞五十年後必反謂狀有反相可知也至於五十年之說非通於數者不能蓋不然且其知三傑料陳平期周勃之安劉氏此豈數之能及哉大抵帝王之興其睿智絕人　太上皇帝料降卒可用之數妙於著龜其張良所謂沛公殆天授者歟

戊午詔自今傳藏挾引私鹽並與犯人一等科罪

己未詔修臨安府城之頽圮者　辛酉忠州團練使楊勍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橫不法江西兵馬副

楊惟忠殺楊勍　権罷建州鑄錢　選人犯贓不帶左右　須降斗斛

總管楊惟忠邀勍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勍　建炎中爲盜踐蹂福建湖南諸州至是乃敗　二月丙寅詔建州權罷鼓鑄二年以監兵避亂散逸故也

丁卯詔選人七階並分左右時用　元祐舊制寄祿官分左右而贓吏不與焉言者謂　祖宗以來選人皆以州縣繫銜故無所分別今選階品秩雖卑豈可無以律貪而獨置之廉恥之外乃下吏部如所請

己巳詔権貨務依臨安府樣製造斛斗百隻降之諸路倉部員外郎成大亨言紹興府斛斗增大出給之際例各折閱與獄滋多惟臨安斗斛均平公私兩便故有是旨　庚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爲荊湖

李綱帥湖廣

不好華靡

吏職不注巡尉

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知道州向子忞奏曹成犯道賀二州宰相秦檜請身至湖外自當一面上曰卿等當居中運才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

辛未　上諭輔臣曰將來御試舉人止造席棚於講殿之前不必更修別殿呂頤浩因讚聖德以爲如此可以示四方士人使知　陛下恭儉如此　上曰朕天性不好華靡況與承平之主不同秦檜曰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古人處患難之事後世以爲誇美上曰卿言極是　壬申詔自今巡尉毋得注吏職出身人　乙亥雨雹　丁丑給事中黃叔敖兼侍讀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講　始淮南營田司募

民耕荒頃収十五斛及是宣諭使傅崧卿言其太重故百姓歸業者少詔損歳輸三之二俟三年乃征之仍賜崧卿錢五萬緡俾貸民爲牛種之費　己卯進呈張浚劄子　上曰敵人旣首領有不免者當知天意所在朕當兢謹以祈天弭禍庶幾其國有瘳乎

臣留正等曰自古帝王所以制馭邊境之道豈專以殺伐威武爲事哉亦曰修吾之德而已誠能嚴恭寅畏罔或怠荒務修德以當天意則足以應天矣天之心人之心也天人和同何災之不弭何外侮之足虞乎舜修德而苗格文修教而崇降用此道也　太上皇帝論及西北而欲以兢謹祈天弭

毀供御繡服牌　監司不任本貫始御講殿論至誠盡仁　初置著作郎

禍宜其收外攘之效而致中興之治歟

秦檜因奏言每見陛下屈己從諫中外士民無不感悅　上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題以供御繡服鬧之乃十年前京師舖戶用其舊牌已令毀撤不知者將謂舊習未革朕所服者多繒素豈復有綺繡也

庚辰詔自今監司不得任本貫其見在任者皆移之

夜雷聲初發　癸未　上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乙酉　上諭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字非堯舜莫能當呂頤浩秦檜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

斥高衛上甘露圖　劾吳懋獻羨餘

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
編次日歷　庚子知撫州高衛落職與宮觀衛言甘
露降於州之祥符觀具爲圖上之王居正論今日恐
非天降祥瑞之時言者劾衛以蔡京園田叨冒改官
頃者抗疏極言討論之非實自爲地搢紳號爲流外
侍郎今乃崇飾諂諛老不知愧望賜罷職從之　殿
中侍御史江躋言自古言利之臣不過口剝細民移
東於西以欺其上近聞前知明州吳懋輒有所獻踰
五萬緡竊恐朝廷受之無名小人覬望爭相效尤殘
民以爲已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詔委自憲臣勘當
以聞懋守明踰年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懋

初祀高禖　復荆湖南北路　婁寅亮貶死　李彥仁平　李光執韓世清

以等第貸民錢十萬緡又得榷酤之贏軍用無乏其後勘當如章但貶懋二秩而已　己丑有司以春分日祀高禖禮畢宮嬪有位號者以次即宮中飲福受胙如儀　復荆湖東西爲荆湖南北路　庚寅監察御史婁寅亮罷寅亮既爲秦檜所擠按治無所得至是獄成坐爲族叔郭名田改立官户刑寺當寅亮私罪杖罰銅七斤詔免所居官送吏部未幾寅亮卒

三月壬辰朔虔化縣宄賊李彥仁補閤門祇候其徒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俊等軍中　淮西招撫使李光執韓世清于宣州　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權軍事趙令戣及吏民百餘人以其衆歸于孔彥舟

施逵編管　羅江淮發運司

霍明殺桑仲　冊立交趾李陽煥

甲午詔兩浙市舶就秀州華亭縣置司　承直郎施逵除名婺州編管坐為范汝為游說辛企宗也　戊戌罷江淮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始　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即真揚楚泗州置轉般倉納受泝流捐運以贍中都且因諸路之凶豐而平其糴及是江湖盜寇多綱米不繼發運司歲費錢十六七萬緡第職糴買而已故省之　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桑仲為知郢州霍明所殺因其從者而以反聞　上惻然授其二子昕維將仕郎　己亥制授南越王李乾德子陽煥靜海軍節度使封交趾郡王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　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獨

方山原之捷 鑄經筵印

賞張俊汰兵 布衣論事 朱虎臣兄弟習文武

安南如故　庚子詔自今行軍專委本路漕臣一員
通融應副　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楊政及金人
戰于方山原敗之　辛丑鑄紹興經筵印　淮東
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寔言根括到揚州未
種水田一萬七千頃陸田一萬三千頃已分給六軍
趁時耕種從之　丙午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一
員　戊申江東統制軍馬張俊敘所降一官俊起於
諸盜所部凡七千餘人至是汰其老弱僅二千乃有
是命此即小張俊也　己酉臨安府布衣孫清上疏
論事詔賜束帛　癸丑詔寬兩淮糴稅　童子朱虎
臣七歲能誦七書排陣布射與其兄端友偕來　上

殿試取直言　張九成對策

召對端友以誦經子書賜束帛而虎臣爲承信郎
甲寅、上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于講殿　上謂
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才爲異日之用若其言
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　崇寧以來惡
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諭考
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諂佞者居下列臚官進士張
九成對策曰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顛　陛下以
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沮臣觀金國有必亡之勢
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　陛下何如耳夫好戰必
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而金國皆與有焉
彼劉豫者素無勲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

科斂
名色

君親而委身以事之耳幼主經營有同兒戲今日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强簒奪之禍啓矣臣觀濱江郡縣爲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卒斂之名種類闊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均數均數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 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國之故使 陛下冬不得溫夏不

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每感時遇物想惟聖心靁厲天淚雨流思欲掃清邊境以迎　二聖之車
又曰閽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
前後有時者易疎前後者難間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灑掃之役復門户之司凡交結往來者
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踈　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趣論古今之成敗將見閽寺之言如
狐狸夜號而鵄梟晝舞也　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
餘杭淩景夏次之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欲以爲第一　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

擢張九成等　禁新錢減裂

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寘首選誰謂不然遂賜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陜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即家賜第希仲視廷試第五人恩例餘皆同出身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吏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　金人復自水洛城入侵統制官楊政等又大敗之　丙辰詔韶州自今所鑄新錢毋得滅裂務令民間不能倣傚　上謂呂頤浩曰比來苦雨前日祈晴雨即止朕遣人於郊外取麥穗視之已結秀若晴霽十數日二麥必大熟茲誠上瑞何必甘露慶雲

蠲減坑冶

耶順浩奏曰　太宗皇帝嘗命親近人取禾穗入禁中又駕幸近郊觀稼皆聖主務農重穀之意

臣留正等曰昔周公於詩作七月歷序稼穡之艱難於書作無逸必曰知稼穡之艱難稼穡賤事尔何與於一人之貴哉蓋惟至貴不忘乎至賤然後能有其貴況農事食之所出而食者民之所以生歟周公之意可見矣　太上皇帝憂雨之久而喜晴取麥於郊而喜麥之秀以為過於甘露慶雲之瑞大哉王言眞中興之本歟

戊午詔景靈宮酌獻歲用三百五十羊自今損三之一　詔應有坑冶去處令漕司契勘所得不償所

費者並罷　庚申初桑仲之未死也遣譚憲來告以
願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淮南以為聲援呂順浩
信之始大議出師　夏四月壬戌進呈殿試陞降策
因奏有犯御名者　上曰犯御名法當扶出然使文
理可采亦不可因以失士　庚午翰林學士承旨兼
侍讀翟汝文參知政事　辛未復置諸州州學官四十
三員時言者論文武之道不可偏廢須緣議者務減
吏員諸州教授例從鐫減今所在州郡添差冗庫補
盜官無慮十數何獨於此而吝之事下給舍看詳而
有是命　壬申江東兵馬副總管楊惟忠討軍賊趙
進降之　乙亥初命館職校御府書籍　戊寅進呈

呂浩出　順議師

復州官　諸學

降進校府　趙御書

新第正奏名雜犯助教人乞依特奏名例推恩　上
曰初降旨令考官以覈正為上訐佞居下此以示朕
好惡凡士人當須自其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
立如張九成對上自朕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回避
擢在首選其誰曰不宜

臣留正等曰自鄉舉里選里之法壞而設科取士之
制行鄉舉里選務觀其行設科取士獨考其言其
事若不相同而皆可以得賢亦各一時之宜也故
嘗謂觀其行則必其行之至純考其言則必其言
之不說若使訐佞之言得以進則是汙穢之行亦
可容為法以取士顧宜如是乎然而以董仲舒之

呂頤浩議出師

賢猶有不切之譏若劉蕡之直則有不第之恨道之艱於自信與夫難於必行也尚矣非上之人有以優容之何以作成士氣而收其顯效　太上皇帝之策士以經正爲上訐佞爲下言之切直無所回避者必寘之首選至犯御名者又免降黜其優容也如何是何患於不得其人乎

己卯執政奏事　上諭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當如范蠡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頤浩聞桑仲進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及是　上諭輔臣二人唯唯奉詔

朱勝非閑居録曰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謀出呂

太生書官訪原夫
學上得中士

而專其政使其黨建言周宣內修政事以弭邊患
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於是除頤浩
江淮荊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置修政局議更
張法度而檜領之
庚辰太學生許燾上書論事　上召對命爲迪功
郎　壬午手詔曰比自國步艱難以來中原士夫陷
絕滋久間有流寓東南者往往乏媒寡援姓名不能
上達良可惜也可詔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搜訪薦
舉三兩人以備器使　是日臨安火　癸未詔曰朕
寤寐中興累年于茲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載加考績
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遇體貌惟

詔戒朋比

秦檜欲專權

均凡一時啓擬薦聞之士顧朕拔擢任使之間隨其材器試可乃已豈有二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體國務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為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為助欲傾頤浩而專朝權　上頗覺之故下是詔

臣留正等曰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帝王之道其大如天寧有私哉然而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以小民之意而窺天不知其為大宜其不免於怨咨

也　太上皇帝謂登庸二相體貌惟均一時啓擬
薦聞之士隨材任使曾無有二此其大者如天也
進用之人或潛效偏私寖成離間使分明植黨互
相傾擠之患不免上貽聖慮此猶以小民之意而
窺天者也大抵天下之事不患於不可制而患於
不能知知之於微而革之於早豈有不可制之事
哉此　太上皇帝所以於其幾微而明辨之不憚
於播告之修而以絕朋比之漸也
甲申中書舍人胡安國上制國論大略謂　陛下
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
而六飛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爲分鎮恐非設險守邦

宮中育蠶

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陜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甲可以强兵也萬一有桀黠得之以守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膂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爲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言　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内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　祖宗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　乙酉呂頤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令雨少霽可以少寬聖慮　上曰朕宮中亦自育蠶比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事實儉　李綱始受湖廣宣撫使之命是日　上遣内侍于盖撫

陳冲用不賀李綱
呂順浩建督
減建州鑄穎
高麗入貢

問令視工道乃還賓客多往賀綱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賀人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閑居其望尤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今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　戊子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呂順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韓忠彥進封魏國公　己丑詔建州豐國監復鑄錢監舊有役兵五百歲鑄錢二十五萬緡及是纔餘役卒數十人乃減鑄額之半　庚寅僞齊劉豫移都汴京　閏四月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崔維清沈起入貢

衍聖公孔端友既卒詔以其子玠爲右承奉郎封

孔玠襲封　賜進士出身　岳飛破曹成　羅後苑作　王大智進戰車

衍聖公　甲午　上諭呂頤浩曰卿耆艾有勞令總
督之任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頤浩皇恐奉詔
　乙未詔諸路類試進士赴殿試不及人正奏名與
進士同出身特奏名與助教調官以道梗特優之也
　丙申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于賀州
境上大破之成率餘兵屯桂嶺縣　丁酉羅後苑作
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鐙以為武備　己亥呂頤浩進
呈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所造戰車　上言大智知
兵法可用因語頤浩人才隨能器使皆可就事卿為
宰相當識拔人物如大智宜擕以自隨令造水戰之
具不當棄能也　詔移紹興府榷貨務都茶場於臨

斬韓 世清 章讞 奏讞 平恕 曹成 就招 奏身 至約

安　辛丑詔韓世清特處斬　乙巳宰相奏以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誼儒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寃勿令補外　丙午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敗曹成於桂嶺縣成拔寨遁去韓世忠遣董旼往招之成以其衆就招　壬子呂頤浩言今歲防秋當用兵江淮之間若車駕時巡則諸將孰敢不盡力但恐道路玉食不備　上曰朕自艱難以來奉身至約昔爲元帥與士卒同甘苦一日在道絶糧朕亦終日不食今居禁中雖太官上食間食彘肉一味若在道路雖無肉食庸何傷乎　乙卯詔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擬除時呂頤浩秦檜言　祖宗舊制內外差遣並付審

減堂除還吏部　賀廩獻書得　李橫李道逐霍明　祀皇地祇

官士大夫自有調官之路故請謁奔競之風息近世
堂除闕多侵占注擬士人失職廉恥道喪欲外自監
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祭官省郎以上及館
職書局編修官外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　戊午
將仕郎賀廩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廩監平江府
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　己未封漢南昌尉梅福為
吏隱真人　初桑仲既為知郢州霍明所殺都統制
李橫副統制李道共率其兵縞素圍郢州明知事急
乃夜半與其徒數百縋石城下漢江泛舟順流而去
橫遂併將郢軍留其黨李簡知郢州　五月庚申朔
日北至祀　皇地祇于天慶觀之望祭殿始用牲玉

權邦彥中興十議

朱勝非宮觀

辛酉兵部尚書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十議以圖中原其一謂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于江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論講讀之官宜取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其四言察忠邪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又謂股肱已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屬大事必得賢大將而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可省又謂宗室中傑然有人望可留宿衛者宜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與邦彥善故薦用之　壬戌降授中大夫朱勝非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薦之也　癸亥呂

詔舉將帥

罷回易庫

孝宗入禁

顒浩出師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將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　甲子詔觀察使以上許薦可爲將帥者二人樞密院置籍以備選用言者論今正右武之時雖一大將嘗立奇功而取富貴矣竊恐隱約之中尚多奇士故有是旨　丁卯罷兩浙轉運司回易庫　辛未詔左文林郎趙子偁令赴都堂審察時知南外宗正事令懬奏詔選宗子伯琮伯浩入禁中伯浩豐而澤伯琮清而癯　上初愛伯浩忽曰更子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猫過伯浩以足蹴之伯琮拱立如故　上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重耶乃賜白金三百兩罷之後四日以子偁爲左宣教郎　壬

霖雨寨獄

李綱申請

中以霖雨不止命刑部郎官及諸路憲臣躬督獄訟

丙子初朝廷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庾自溫州趨湖南故命湖廣宣撫使李綱由汀道州之鎮至是綱言　祖宗朝宣撫使以執政為之近張浚孟庾為宣撫皆見執政如臣起廢與藩亦冒使名兼庾已領湖南北韓世忠副之今又除臣湖南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樁留不知何所遵稟以至節制諸將辟差官吏行移措置皆有所妨望詳酌事宜明降處分使有遵守綱又言自建昌虔吉至衡潭約一月程自汀道州三倍令曹成在連賀非

忠銳軍叛

臨安府火

重兵不可行詔綱先往廣東置司捍寇俟庾世忠撫定盜賊畢赴潭州於是曹成已爲岳飛所破遂就韓世忠招安而朝廷未知也　丁丑初呂頤浩總師次常州其前軍將趙延壽所部忠銳軍叛過金壇縣知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爲所敗賊逐之至市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王德追叛兵及之盡殲其衆於是頤浩稱疾不進　庚辰臨安府火彌六七里延燒萬餘家時浙部淫雨害稼御史中丞沈與求因推言災異謂徽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至者加之以誠夫

沈與求乞盡誠

畏天不以誠則工祝雖具近於致瀆愛民不以誠則詔令雖繁終於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讒間日進將以疑似而遠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而惡直士遵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悖骨肉之親而不以誠則不無猜嫌薄宦寺之權而不以誠則雖名爲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宮闈之化而不以誠則雖外示樸素而奢靡之習猶在願陛下加意而行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顧爲福耳

上嘉納焉　癸未御史中丞沈與求言敵若用師當由武昌建康兩路而來其造海舟慮爲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敵舟得至向頭而

沈與求乞備料角

置御前軍器所

臨軒決囚

已入吾腹心之地矣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陳貼通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則舟必淪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料倘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庸直而存養之以待緩急之用彼亦安能衝突詔以付都督府既而呂頤浩言料角等處去金陵遼遠緩急恐失事機乞就委劉光世措置從之　三省請於行在別置作院一所令諸軍匠各造器甲並申朝廷支撥後以御前軍器所爲名仍隸工部　甲申　上臨軒疏決繫囚自是遂爲故事　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三千

折帛錢之始

置修政局

如兩浙例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三十九萬匹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絁七萬匹成都府廣西路布七十七萬匹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蓋自此始　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于外右僕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尚書户部侍郎黄叔敖爲參詳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爲參議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吳表臣屯田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炤考功員外郎張嶧並爲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仍詔侍從臺省寺監

椿管上供絲帛　禁張浚通鹽　復轉對故事

官監司守令各述所見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

詔江東西諸州上供絲帛並於建康府吉州樁管非朝旨而擅用者依軍法　丁亥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淮鹽未通乃通天寧鹽於京西湖北至是秦檜聞其事下堂帖禁之其後浚復通蜀鹽詔不許　戊子手詔用　建隆故事行在百官日輪一人轉對令極言得失先是詔臺省官限半月各述利害條具以聞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臺諫係言事官遇有職事非時入對不在輪對及條列之限乃命翟務官通直郎以上如初詔　朱勝非復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

初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　宣和間

毀棄金屏障　李宏殺馬友　大臣子除職

所製閣金銷金屏障等物至行在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曰　陛下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已下不足道也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爲小人希旨之戒詔屏障令臨安府毀棄康國特降二官　六月庚寅湖新知復州李宏引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　辛卯呂抗呂撫並直秘閣主管萬壽觀呂挺爲右承務郎中興後大臣子以恩澤除職名自此始

朱勝非閑居録曰　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並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

府號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也至蔡京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爲執政侍從　建炎以後子弟得職名者汪伯彥子召嗣直徽猷閣呂頤浩二子抗撫秦檜兄梓並爲直秘閣張浚兄滉亦直徽猷閣李綱弟維亦直秘閣倖門復啓蓋諸公不爲國家計也

樞密院效士

詔進士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遠赴行在之人並充樞密院效士其後都督行府亦如之　癸巳

刻戒石銘

頒黃庭堅所書　太宗御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吏刻之庭石置之坐右

臣留正等曰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其意蓋謂

夫不忘乎目則不忘乎心不忘乎心則不忘乎設
施注措之間此內外交相養之道而亦其理之必
然者也是銘也以虐民欺天爲戒其說明甚使人
人服而行之敢不悉心於愛民乎惟其蔽而莫之
知故棄而莫之恤今斯銘日在其目則必能隱於
其心而見諸行事矣此 太宗皇帝製銘之意而
太上皇帝復俾刻諸庭石置之座右之深旨也爲
守爲令者可不念哉

初命廣西經略司即韶州撥內帑錢三十萬緡市
戰馬至是經略司言比歲不逞之徒多以金銀市馬
鬻於羣盜故馬直踴貴望於 大觀格逓增二分許

增價市馬

軍功補右選

改正曆法

之舊格入等馬高四尺七寸者直四十五千最下高四尺一寸者直十有三千其餘以是爲差然蠻馬尤馴駿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馬　甲午　上諭輔臣曰士有從軍該賞者可第補右選庶清流品三年自有科舉取士豈可開此一路　上又曰令歷官不精推步七曜細行皆不能算故曆差一日近得紀元曆已令參考自明年當改正　戊戌朝廷聞曹成爲岳飛所破乃命孟庾班師李綱徑如潭州而飛以所部之江州屯駐　己亥江東安撫大使李光乞行宫比臨安增葺後殿仍修蓋三省樞密院百司及營房等許

修行宮惜費

宰執不和

之具後　上手詔光第令具體而徹毋困民力輔臣

進呈　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

緡亦未爲過必事事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

所不至　壬寅御筆翟汝文罷參知政事時四方上

奏未決吏緣爲奸汝文語尚書右僕射秦檜宜責都

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汝文嘗受詞牒書字用印直

送省部檜不能平他日因對汝文乞治堂吏受賂者

檜面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爲宰

臣所劾無顏居位力求去　上意不直汝文右司諫

方孟卿因奏汝文不顧大體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

防秋在近規爲脫去之計　上以詔諭留汝文汝文

孔彥舟降劉豫

致謹奏讞

終不釋孟卿章再上遂命出守

朱勝非閑居録曰秦檜作相力引翟汝文參預纔
數月失歡對按相詬秦斥翟曰狂生翟詈秦曰濁
氣左右堂吏至今能言之唐相鄭畋盧攜議備禦
王仙芝黄巢争論不叶擲硯相擊識者謂唐室衰
亂之兆今方圖中興豈當爾耶

蘄黄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僞齊　乙巳詔僉書樞
密院事權邦彥兼權參知政事　戊申輔臣進呈大
理少卿李曦論　太祖皇帝明謹獄事　上曰此
太祖皇帝德澤也朕敢不遵承每於庶獄奏讞未嘗
不謹慎亦未嘗送下公事恐獄吏觀望鍛錬人罪邦

職事官復權郎

初復提舉

召呂頤浩

彥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　上然之　庚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　祖宗故事許令館職兼在京釐務官所以蓄養人材自今劇曹郎官并繁冗局務有闕乞於館職編修計議刪定官太常丞博士國子監丞內隨才選差亦可試其能否從之自是職事官復權郎矣　癸丑李健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初復提舉官也　甲寅詔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呂頤浩令赴行在奏事初頤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桑仲死頤浩不能進遣參謀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引疾求罷　上手詔封還所上章頤浩復乞祠乃命還朝以崧卿權主管都督府職事　乙卯　上謂秦

諭秦檜修口　解元執李宏　張俊造軍器　措置賣官田

檜曰周宣內修政事以弭邊釁近設修政局令百官各條具利害甚善所謂修車馬備器械至於邊境之事卿更宜講求檜曰臣敢不奉詔　福建江湖宣撫司統制解元巨振以所部入潭州執李宏以歸韓世忠即以宏為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聞馬友死以敕書勞宏而宏已執矣　丁巳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請本軍自造軍器赴朝廷呈訖置庫樁管下戶部支物料價錢許之　戊午詔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各委漕臣一員措置出賣官田